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七〇號

據民國國國王十八樹年枘等鉛纂印本修影印

河北省

冀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sk66662

8021592



10106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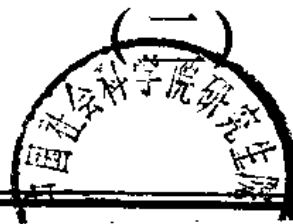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七〇號

據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影印

河北省

冀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冀 縣 志

全二册

定價：新台幣八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之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可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爲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離，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饒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b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哀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興縣志二

十卷

胡系



民國六年
己巳年
六月
印

冀縣志序

先大夫服官畿甸以治冀州爲最久德澤教化滂流翔洽一時儻異之彥叅起雲蒸後進響轅蔚爲風氣至今四十餘年士林中之以開風振俗著稱者大氏當時之選也嘻可謂盛已闔生自兒時隨侍此土稍長遂不復至每見冀人士之來遊者追晞往迹慨慕流連感激奮興若躬其盛皆曰鄙州士庶得出蓬萊而瞻日月者胥由先生燾育之惠也顧闔生追侍時纔八九歲人事茫無所知爾後先公罷官主講一以教育爲務政理大端遂不獲具載聞見閒於故老詢知一二而已往時賀松坡先生嘗語不肖曰先

生政績粲著者惟冀土爲尤詳彼都案牘大氏皆先生手澤班班具在嘗擬約二三同志入故府搜尋猶可覆按也未幾賀先生下世此志竟不果遂今年七月馬君翰宸維周以新修冀志見眎屬爲弁言志爲趙湘帆衡胡子振庭麟齊憩南賡芾與維周等所共蒐輯而王晉卿先生樹楷總其成胡趙諸公皆先公當時講席弟子晉卿先生則先公舊賓客也諸公皆從先公周旋甚久而晉卿先生高文碩望爲當代所歸其成書之美備不待言矣而於先公當年政績則紀載尙多闕如蓋先公爲政不尙表襮故文字傳播者少而易世以後遺聞散佚有驟難掇拾者歟夫以

先公德澤在冀湛漸之深且久而集一時賓客高弟執筆以爲撰述此其淵源相接固已如親詔語矣而簡冊流傳猶有不能盡著者以此知制治之精意固非語言文字所能盡而良法美政之迹傳嬗於後世者易逝而難留也讀書好古之士顧於千百載下求千百載上之仁聖賢哲而欲洞見其精微豈易言乎此不肖之孤所爲撫卷旁皇而冀邦人君子留心文獻者有以賡續而薈萃之庶以慰後來者高山景行之願也民國十有八年九月桐城吳闓生謹序

望 県 志

自序

庚申之歲冀縣門人趙湘帆衡胡子振庭麟劉蔚堂世斌馬翰辰維周齊憩南賡芾等走京師來告余曰吾冀邑志自乾隆十二年州牧范君清曠重修之後至今且百有餘年時遷世易傳聞異辭苟不及時哀纂網羅舊聞一再傳之後文獻凋零其搜輯散佚當更有倍艱於今日者先生久參史局又主講信都書院歷有年所吾邑之事知之悉矣敢乞先生代爲纂輯以成一方信史至採訪之事吾同人任之子振憩南則隨侍左右助供蒐討先生當樂許之而不我拒也予辭不獲已乃設局於畿輔先哲祠吾與子

振朝夕從事編輯一年成書都二十卷乃爲之序曰竊嘗謂邑志必以地爲經定其疆域審其沿革而後所載之事不至摻摻附會貽汎濫失居之誚周禮土訓掌道地圖誦訓掌道方志必詔地事道地慝辨地物知地俗以應地求此卽後世圖志之準繩故志者志其地之所有事也冀在唐虞時最爲廣漠三代之冀囊括大河東北秦漢以來冀無定治六朝則多出僞寘逮及隋唐始屬信都其間因革廢興代有遷變近復改州爲縣體制不同五屬之地不相牽混其方域視前稍稍狹矣夫志者史之例也史記一國之事則去取不得不嚴志記一隅之事則去取不得不寬

故省府縣志遞加詳焉蓋其體例然也余爲此書較之舊志詳加倍蕪所以備士大夫之考鏡人民之勸懲周禮所謂詔地求者比物此志也昔賢之爲志者區分門類繁簡不同今仿汪容甫廣陵通典通書爲一篇文字所徵事實則仿水經酈注之例詳稽博考鉅細兼收其中門類雖未區分而依次排比鳥跡蛛絲秩然有序不相紊也子振聞見博洽又熟諳累朝掌故余所取求輒能應手故成書之速子振之力居多惜乎志事甫竣未及一載遽爲古人是可悲耳戊辰余月新城王樹柟序於京師西城之半畝園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張楚航先生墓碑

桐城吳闔生

先大夫爲政之澤多在深冀二州而治冀尤久冀人士相從治事講學後先著聞者數十百人而佐公爲政如左右手始終數十年迄身沒不懈退卒成先公之化者則楚航張君也君姓張氏諱廷湘楚航其字也始先公初至冀求士於前州牧海城李公李公舉二人以對一曰李馥堂某一則君也馥堂已篤老不復出而君卒佐先公以收政成之效三四十年来州人士誦述不衰皆曰非獨吳公神明卽張君亦復絕儔輩譬之治國吳公英主而張君其良相也明良之遇合豈獨朝廷之上然哉雖一州郡之治亦有

曠世罕逢者矣口耳相詔語如出一辭無異論歧說焉闔生自髫稚時卽已熟習聞之故能詳也先公未至冀君已爲李公畫策有所營度而其事不大著及先公至而李公謂先公曰君欲有所作州人張某可與計事先公就君與語大悅遂重任之君亦喜得依歸勇於自效不少避君長於治事明敏幹練而尤樸忠視公家如己私不可干以非義其事先公如子弟之奉父兄凡有興作趨走率職尺寸不踰不敢稍有疏失也冀故辟陋先公以爲開倡文化當自興學始君聞則亟躡之於是創興書院取書院故址之沒於官署者而復還之徧察寺廟田產爲豪民劣僧所據

有者悉收入之以爲興學資不足又召士庶之富厚者募集之凡幾年得金十餘萬基礎已定乃走書幣數千里聘通州范當世新城王樹枏武強賀濤三人爲之師廣購書籍選高材生給以膏火恣使問學月朔課士會者恒數千人由是樸陋之風一變文教昌明爲北方冠顧慮其不足支以久也確定條章擇士之賢者十餘人使更迭董理相與慎守之而以君爲之長冀土饒瘠先公以爲非宣通溝渠不能化斥鹵爲膏腴也於是專任君以開渠之事自冀城東偏迤北抵衡水滏以南窪下地鑿渠洩積水以輸於滏君與深州賀嘉枏墨儕衡水馬景麟仁趾州人張增豔

雪香劉步瀛旋吉李喆生鑑波六七公主其役度地量工
賦丈授役凡十閱月而冀衡六十里之渠以成明年濬而
深之又明年廣之凡用金十萬而冀東衡南之田變瘠爲
饒者十餘萬畝它若保甲團練積穀種藝君無不力董其
事而尸其任當其艱阻疑謗叢積甘難蹈險忘身與家夷
然不悔也或以諷君君奮然曰吳先生以曠世大賢鬱其
教澤惠我一方此吾州百世之幸不鄙棄余而重授之任
亦余生平未有之遭也稍有逡巡不能自力何以報吳公
之知遇而對我州人耶於是聞者莫不歎服皆以爲先公
治冀之績蓋賴有君云先公旣去十餘年間代者或間歲

一至或一歲數易其於先公成績或厝意或不厝意而君以久勤宿望一留督視不去守成法不令稍變易有欲陰壞之者則毅然與之爭或相機迎拒以保全之先公嘗語人曰有楚航在吾去猶不去也亦往往督責之曰吾爲冀謀公等所身歷也吾未死亦尙未去畿甸公等忍遽壞之邪又或甚其詞曰他人或淡忘之楚航不宜爾爾蓋先公雖去視冀事猶不能一日忘而其所以然者亦恃有君在也庚子之亂有雙奎者來牧州乘亂翫法侵奪數萬金先公方避地深州或以告先公先公大怒爲書痛責君君與縣人卒勒留雙奎使盡還所侵而後去於是聞者又大頌

美君以爲吳先生之澤得久留不廢墜者君力也先公逝後君猶任冀事如故西學興改書院爲學校及它善政君之力爲多凡以身任冀事者垂三十年既老矣猶以濬渠故巡視工作中暑昏仆遂得疾宣統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一逾年葬於里南祖塋夫人張氏李氏君嘗以州判待選且分發先公聞之謂曰吾在冀所營辦尙不足以累君耶何復它圖也君遂謝不行卒與冀事相終始云君先有子其愚蚤卒既老復得子慶開人以爲積善之報慶開有學行從余遊譔君狀乞碑銘值余病瞽未得爲病間乃敘次之碑刻諸墓道銘曰

爲豈不艱尤繫於守孰叛其先而綿之久在冀之興爰有
良佐胡瑣胡洪一以敦我匪曰敦之亦克保之巖巖山立
誰敢撓之冀祚之綿實唯君故二十九年如一旦暮國以
人興徒法不立敬詔時賢本原是亟

胡君子振墓表

新城王樹枏

烏虜子振之歿今十年矣戊午之歲子振偕齊君憇南從
余纂修冀志於京師之畿輔先哲祠斗室編摩靡朝靡夕
余嘗徵事於書有急待訪錄以備取材者祠中書不足子
振則走書肆或圖書館及故舊藏書之家輒手鈔而返其
採輯之勤搜羅之富大抵子振之力爲多子振故聰敏嗜
學往者余主講冀州書院時子振不滿十齡鑿藝角文與
諸生上下頡頏往往有自愧爲弗及者年十六應州試院
試皆以第一人補博士弟子冀州牧吳摯甫先生歎爲異
才招之署中授以詩古文辭義法於是學愈大進七試於

鄉不售則幡然舍去一肆力於經史有用之學歷覽古今
政治典章究其治亂興亡之故而於泰西諸儒學術治術
亦皆洞悉其源流得失博觀而約取之而一是折衷於古
聖先師之道故至今冀屬文學之士必首推趙湘帆衡次
則及於子振二人者皆書院中及門弟子也子振家故貧
弱冠失怙一家事畜衣食所需皆倚子振一人然事繼母
黃太孺人甘旨未嘗缺於供其繼母弟喜揮霍以是墮其
家則取祖遺之業優給之又躬任其子宗燾學脩之費其
尤難者家無一絲一粟之儲而節食縮衣恤人之急有若
身命族中有以事繫獄者爲之呼號奔救卒脫於難族人

某貸公錢數百緡未償而歿子振則典質代償不以一錢累其家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孝如子振可謂知推所愛而善錫其類者矣庚申十一月十六日以疾卒於里第享年五十有四時志事告竣僅數月耳而死生契闊遽爲古人悲夫悲夫子振諱庭麟姓胡氏先世籍密雲至始祖諱冀州者始遷居冀之伏家莊曾祖諱鎮芳妣氏黃祖諱文魁妣氏吳考諱瑩字倬如清歲貢生候選訓導妣氏殷繼妣氏黃子振初娶靳孺人先子振二十一年卒生男子一曰宗照女子二均適士族繼娶翟孺人生女子一適同里馮氏孫男二長孝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瀾肄業北京大學次孝澆肄業中國大學女孫二人子振
卒之後一月爲十二月五日與靳孺人合葬於里東北先
塋之次宗照以墓道之石久未樹也介馬君翰宸暨憇南
請爲文以表之子振喜爲考訂之學嘗著三國志年表就
余商訂體例其所爲詩文多不自愛惜隨手散去今宜擇
其精者存之以藏於家不在多也子振之葬湘帆曾銘其
幽乃不十年而湘帆又復倏焉彫喪天之生才果何爲者

哉

胡君子振墓志銘

趙衡

子振既亡予思書我所知於子振者爲文以據予悲會其子宗照以狀坳書來請爲銘予與子振始同讀書信都書院十有餘年今來京師共事又數四年以友生而與同寢饋合前後幾近二十年此兄弟之好也子振諸生姓胡氏諱庭麟有弟庭鴻初從子振學於書院且二年予稔知之其妣黃孺人子振之繼妣也子振之妣曰殷孺人父侯選訓導貢生字倬如諱鑿祖字接斗諱文魁家貧父祖以來世業教學有田不能自耕作橐筆走四方傭文字易升斗求活與予家大略相同故予二人意相得每相見輒喜相